

醫門法律

上海錦章圖書局印行

新建喻嘉言先生著

醫門法律

R24  
11  
上海錦章圖書局印行

喻氏三書合刻序

南昌喻嘉言先生本長沙太守張仲景傷寒及雜證方論者為醫門法律寓意高尚論篇三書成若干卷分晰疏洞曉暢精義高超元黃之表脫略龍經之中意古不晦於深言今不墜於淺真不啻聖人作經賢者緯之也人身五臟六腑左右手足十二經相生相長老死循至於盡若無所事者卒遇氣化隔其通陰陽錯其度造化輟施送之權惟知道者能原其本而持救之上世軒岐既起其靈籙中古書缺有聞東漢張氏之論出始為眾法之宗康方之祖令人讀之可以因象求義因義求神旨趣錯落妙諦無窮茂以加諸惜乎國門之書不再世百年寢就湮沒沿註釋之謬認者數典忘祖張氏之書大壞守禁忌之迂拘者因噎廢食張氏之書又大壞持調停之猥瑣者塞門由竇張氏之書又大壞而莫救矣此理既晦千秋長夜一二發揮方書抽揚脈理者各名家僅比之嚼火微明而已先生痛心疾首隱居高尚起承墜緒不迷門徑簡閱前修獨標正旨雷聲雷吼解而闢之弗恤也然而至道巖巖從俗靡靡少見多怪舉世疑之三書序例久見賞於虞山准孤行江介間善用者業者奇效或亦窮而思返者機耶茲浙東觀察黎川陳公重梓是書採鈔刻尚論篇後卷校定補入合為全璧且大醫王手眼者當自今古同揆或謂後卷不無襲取遺文錯簡焉得起先生一一而質究之倘所稱奮銳以將取居謙以自牧者無解於古人宜亦無解於後人也昔

乾隆二十八年歲次癸未壬春南豐古青山人趙寧靜

醫門法律自序

醫之為道大矣醫之為任重矣中上之醫千里百年目未易覩最上之醫天下古今指未易屈世之言醫者何夥耶恃聰明者師心傲物擇焉不精雖曰屢中其失亦屢多守門庭者畫馬不入自室當機縱未敗事已咎在誤時工亦僻者心慮識劣驚險絕根偶墮其術已慘同嬰刃病者苦醫之聚會盈庭其曰子聖濟者售偽者售圓滑者售而以其身命為嘗試醫者苦病之毫釐千里動履顛踵方難憑脈難憑師傳難憑而以人之身命為嘗試所以人之有生水火刀兵禽獸王法所傷殘不若疾厄之廣人之有死天魔外道餓鬼畜類之苦趣不若地獄之慘醫以心之不明術之不明習為格套牢籠病者遂至舉世戾成一大格套遮天蔽日造出地獄遍滿鐵圍山界其因其果彰彰如也經以無明為地獄種子重重黑暗無絲脫度豈不累哉嘗也閉目茫然惟見其暗然見暗不可謂非明也野岸漁燈荒村螢火一隙微

明舉以點綴醫門千年豔汶擬定法律為率由坦道聊以行其佛事耳然微明而洗發黃岐仲景之大明明眼得此開  
門透車出門合轍自能立於無過即淺見寡聞計知因果不昧敬慎存心日引月伸以此照其臆破其昏而漸充其識  
本地風光參前倚衡亦何愚而不朗澈也耶先聖張仲景生當漢末著傷寒雜證方論維時佛法初傳中土無一華五  
葉之盛而性光所攝早與三世聖神諸佛諸祖把手同行真醫門之藥王菩薩藥上菩薩也第其福緣不及我佛如來  
億萬分之一分閱百年再世寢失其傳後人莫繇仰溯淵源然且競相彼揣此摩各呈識大識小之量亦性光所攝無  
窮極之一斑矣我佛如來累劫中為大醫王因病立方隨機施藥普度眾生最後一生重補其充足圓滿之性量八萬  
四千法門門朗澈底裏諸有情微逗隙光者咸得隨機一門深入成其佛道與過去未來現在盡虛空法界無量億  
諸佛諸菩薩光相盪於諸佛諸菩薩本願本行經咒偈言屢劫宣揚不盡者光中莫不彰示微妙具足滅度後阿難  
尊者証其無學與我佛如來知見無二無別乃得結集三藏十二部經典永作人天眼目濟度津梁夫諸佛菩薩真實  
了義從如來金口所宣如來口宣又從阿難手集昌尚性地光明流之筆墨足以昭示學人胡不自激鬚眉藏府中陰  
優游几席充滿烜天赫地耀古輝今之量直與黃岐仲景兩光攝合宣揚妙義頃刻無欠無餘乃日弄精靈向棘果逆  
中蒼藤累菓與昔賢枝短論長為五十步百步之走路頭差別莫此為甚發刻之稿凡十易已刻之板更四更推恐以  
凡人知見雜揉聖神如見敗絮補茸美錦然終不能免也甚於風寒暑濕燥火六氣及雜證多門彈一生力補之不能  
盡補即彈千生力補之不能盡補從可推也達窮思返斬絕意識真截取禪通身汗下險矣尚敢謾言殊途同歸  
也哉此重公案俟可補乃補之耳

順治十五年上元吉日南昌喻昌嘉言老人時年七十有四序



醫門法律卷一目錄

一明望色之法論一首

一明辨息之法論一首

一明問病之法論一首

一明合色脈之法論一首

一明絡脈之法論一首  
附答內經  
一條○主病十問

申明內經法律

一申治病不明標本之律律一條  
發明內經二條

一申治病不審地宜之律律一條  
發明內經六條

一申治病不辨脈證相反之律律一條  
發明內經九條

一申治病不容新久之律律一條  
發明內經六條

一申治病不知約方之律律一條  
發明內經三條

一申治病不疏五過之律律一條  
釋經文五條

申明仲景律書附陽寒三陽經禁  
雜證時病藥禁一條

一申治風寒不可發汗之律

一申治傷寒令人亡血之律

一申治傷寒病致人胃寒之律

一申治傷寒病不審榮衛素虛之律

一申治傷寒病不診足脈強汗動其經血之律

附申治傷寒不可犯六經之禁

一明聞聲之法論一首

一明胸中大氣之法論一首

一明切脈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附答營  
衛五問

一申治病不本四時之律律一條  
發明內經五條

一申治病不審逆從之律律一條  
發明內經二條

一申治病不容四易四難之律律一條  
發明內經二條

一申治病不先歲氣之律律一條  
發明內經四條

一申治病不知約藥之律律一條  
發明內經二條

一申治病不徵四失之律律一條  
明錄經文

一申治濕溫不可發汗之律

一申治傷寒病令人發飢之律

一申治傷寒病遇壯盛人發汗過輕之律

一申治傷寒病不審陽盛陰虛之律

一申治傷寒病不診足脈誤下傷其脾胃之律

附先哲格言六十七條

南昌喻昌嘉言甫著 黎川陳守誠伯常重梓

○一明望色之法

望色論附律一條

喻昌曰人之五官百骸駭而存者神居之耳色者神之旗也神旺則色旺神衰則色衰神藏則色藏神露則色露帝王之色龍文鳳彩神仙之色翡翠山尖紫華之色珠玉潤壽香之色柏古松蒼乃至貧夭之色重濁晦滯枯索嬰贅莫不顯呈於面而病成於內者其色之著見又當何如內經舉面目為望色之要謂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死面青目赤面青目黑面赤目白面黑目青皆死蓋以黃為中土之色病人面目顯黃色而不受他色所侵則吉面目無黃色而惟受他色所侵則凶雖目色之黃濕深熱熾要未可論於死生之際也然五臟善惡之色見於面者額頰鼻頤各有分部刺熱篇謂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額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是則五臟分部見於面者在所加察不獨熱病為然矣然更有進焉則目下之精明鼻間之明堂是也經謂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是五藏之精華上見為五色變化於精明之間某色為善某色為惡可先知也謂容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是明堂上下左右可分別其色之逆從並可分別男女色之逆從故為要也察色之法無以加矣仲景更出精微一法其要則在中央鼻準毋亦以鼻準在天為鎮星在地為中藏木金水火四藏病氣必歸併於中土耶其謂鼻頭色青腹中苦冷痛者死此一語獨刊千古後人每限卒病論亡莫繇上遡淵源不知此語正其大旨也蓋厥陰肝木之青色挾腎水之寒感上徵於鼻下徵於腹是為暴病頃之亡陽而卒死耳其謂鼻頭色微黑者有水氣又互上句之意見其雖為腎陰之色微黑且無腹痛但主水氣而非暴病也謂色黃者胸上有寒寒字傷寒論中多指為痰言胸有積痰也謂色白者亡血白者肺之色肺主上焦以行營衛營衛不充則鼻色白故知亡血也謂設微赤非時者死火之色歸於土何遽主死然非其時而有其氣則火非生土之火乃耗金之火又主臟燥而死矣次補察目一法謂其目正圓者瘥不治次補察面五法謂色青為痛色黑為勞色赤為風色黃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黃色鮮明為留飲又即色黃者胸中有寒之互辭語語皆本草內經補其未備故

可法可傳也。色之善者青如翠羽，赤如雞冠，黃如蟹腹，白如豕膏，黑如烏料。色之惡者青如草蓆，赤如衄血，黃如枳實，黑如焰白如枯骨。五臟有精華則色善，無精華則色惡。初非以青黑為大忌也。未病先見惡色，病必惡。靈樞謂赤色出於兩額，大如拇指，病雖小愈必卒。死黑色出於天庭，大如拇指，必不病而卒。義與容色見明堂上下左右同。而此為暴病耳。若夫久病之色，必有受病之因。肺熱病者色白而毛敗，應之心熱病者色赤而絡脈溢，應之肝熱病者色蒼而爪枯，應之脾熱病者色黃而肉蠕，動應之腎熱病者色黑而齒槁，應之。夫病應其色，庸工亦多見之。其莫嘆吹澤槁於無益之日，較之治未病者，不啻倍徙無算矣。更有久見病色，其人原不病者，庸工且心炫而竊疑之，殊不知此絡脈之色不足畏也。蓋陰絡之色隨其經而不變，色之變動血常者，皆陽絡之色也。寒多則凝泣，凝泣則青黑，熱多則淖澤，淖澤則黃赤。內經謂此皆無病，何反怪之耶。然而察色之法亦有其傳。岐伯謂生於心，如以編裏朱生於肺，如以編裏紅生於肝，如以編裏紺生於脾，如以編裏黃生於腎，如以編裏紫編素白也。加以朱紅紺黃紫之上，其內色耀映於外。若隱若見，面色由肌內而透於外，何以異此。所以察色之妙在於察神血以養氣，氣以養神，病則交病，失睡之人神有飢色，喪亡之子神有呆色，氣索自神失所養耳。小兒佈痘壯火內動，兩目先現水晶光，不俟痘發，大劑壯水以制陽光，俾毒火一線而出，不致燎原，可免劫厄。古今罕及此者，因併誌之。〔律一條〕凡診病者不知察色之要，如舟子不識風汛，動罹覆溺，國莽粗疎醫之過也。

○一明聞聲之法

聞聲論附律二條

喻昌曰：聲者氣之從喉舌而宣於口者也。新病之人聲不變，小病之人聲不變，惟久病奇病其聲乃變。迨聲變其病機顯呈而莫逃，所可聞而知之者矣。經云：聞而知之謂之神。果何修而若此。古人聞隔垣之呻吟，叫哀未見其形，先得其情。若精心體認，積久成通，如聾者之耳偏聰，豈非不分其心於目耶。然必問津於內經金匱，以求生心變化，乃始慎為神耳。內經本宮商角徵羽五音，叫笑歌哭呻五聲，以參求五臟未稟虛實之病。五氣之邪，其謂肝木在音為角，在聲為呼，在變動為搖，心火在音為徵，在聲為笑，在變動為憂，脾土在音為宮，在聲為歌，在變動為噦，肺金在音為商，在聲為哭，在變動為數，腎水在音為羽，在聲為呻，在變動為慄，變動者遷改其常志也。以一聲之微，分別五藏，弁及五藏變動。

以求病之善惡法非不詳然人之所以主持一身者尤在於氣與神焉經謂中盛藏滿氣勝傷恐者聲如從室中言是  
中氣之濕也謂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聾氣也謂言語善惡不避親疎者此神明之亂也是聽聲中并可得其神氣  
之變動義更精矣金匱復以病聲內合病情謂病人語聲寂寂然喜聲呼者骨節間病語聲喑喑然不徹者心膈間病  
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頭中病只此三語而下中上三焦受病莫不有變動可徵妙義可徵直可隔垣洞晰語聲寂寂  
然者不欲語而欲嘿也靜嘿統屬三陰此則顛係厥陰所主何以知之厥陰在志為驚在聲為呼病本緘默而有時驚  
呼故知之耳惟在厥陰病必深入下焦骨屬筋節間也喑喑然聲出不徹者聲出不揚也胸中大氣不轉出入升降之  
機艱而且遲是可知其病在中焦胸膈間也啾啾然細而長者謂其聲自下焦陰分而上緣足太陽主氣與足少陰為  
表裏所以腎邪不剽頸而還得從太陽部分達於顛頂腎之聲本為呻今腎氣從太陽經脈直攻於上則腎之呻並從  
太陽變動而啾啾細長為頭中病也得伸景此段更張其說而聽聲察病愈推愈廣所以書不盡言學者當自求無盡  
之藏矣律二條凡聞聲不能分呼笑歌哭呻以求五藏善惡五邪所干及神氣所主之病者醫之過也○凡聞聲不  
別雌雄長短出於三焦何部者醫之過也

○一明辨息之法

辨息論附律一條

喻昌曰息出於鼻其氣布於膻中膻中宗氣主上焦息道恒與脾胃關通或清而徐或短而促咸足以占宗氣之衰盛  
所以經云乳之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人顧可迫奔無度令宗氣盛喘數急有餘反成不足耶此指呼出為一息之喘  
也其謂起居如故而息有音此肺之絡脈逆也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蓋見布息之氣關通脾胃又指呼  
出為息之一端也呼出心肺主之吸入腎肝主之呼吸之中脾胃主之故惟脾胃所主中焦為呼吸之綱持設氣積者  
門不散兩阻其出入則危急存亡非常之候善養生者俾貴門之氣傳入幽門幽門之氣傳二陰之竅而出乃不為害  
其上焦下焦各分呼出吸入未可以息之一字統言其病矣此義惟仲景知之謂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胸中上氣者  
欬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唾沫分其息顛乎呼而不與吸並言似乎創說不知仲景以述為作無不本之內經昌前所  
擬呼出為息二端不足盡之蓋心火乘肺呼氣奔促勢有必至呼出為心肺之陽自不得以肝腎之陰混之耳息搖肩



看肩隨息動惟火故動也息引胸中上氣故者肺金收降之令不行上逆而致惟火故效也張口短氣肺痿唾沫又金受火刑不治之證均以出氣之粗名為息耳然則易不徑以呼名之耶曰呼中有吸吸中有呼剖而中分聖神所不出也但以息之出者王呼之病而息之入者主吸之病不特言矣經謂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以及息有音者不一而足惟其不與吸並言而吸之病轉易辨識然尚恐後人未悉復補其義云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即愈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逆凡皆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不治見吸微者且數吸氣之往復於中焦者速此必實者下之通其中焦之壅而即愈若虛則肝腎之本不固其氣輕浮脫之於陽不可治矣昌前所指青門幽門不下通為危急存亡非常之候者此也在上焦者其吸促以心肺之道近其真陰之虛者則從陽火而升不入於下故吸促是上焦未嘗不可候其吸也下焦者其吸逆肝腎之道遠其元陽之衰者則困於陰邪所伏卒難升上故吸逆此真陰元陽受病故皆難治若呼吸往來振振動搖則營衛往返之氣已索所存呼吸一綫耳尚可為哉學者先分息之出入以求病情既得其情合之愈益不爽若但統論呼吸其何以分上中下三焦所主乎噫微矣律一條凡辨息不分呼出吸入以求病情毫釐千里醫之過也

○一明胸中大氣之法

大氣論附律一條

喻昌曰天積氣地積形耳人氣以成形耳惟氣以成形氣聚則形存氣散則形亡氣之闕於形也豈不鉅哉然而身形之中有營氣有衛氣有宗氣有藏府之氣有經絡之氣各為區分其所以統攝營衛藏府經絡而今充周無間環流不息通體節節皆靈者全賴胸中大氣為之主持大氣之說內經嘗一言之黃帝問地之為下否乎岐伯曰地為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曰馮乎曰大氣之舉也可見太虛寬廓其氣充周磅礴足以包舉地之積形而四虛無者然後寒暑燥濕風火之氣六入地中而生其化設非大氣足以苞地於無外地之震崩墜陷且不可言胡以蘊於中處而永生其化即人身亦然五臟六腑大經小絡晝夜循環不息必賴胸中大氣斡旋其間大氣一衰則出入廢升降息神機化滅氣立孤危矣如之何其可哉全讀亦常一言之曰營衛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見營衛兩不和諧氣即痺而難通必先令營衛相得其氣並行不悞後乃俟胸中大氣一轉其久病敗劣之氣始散然則大氣之闕於病機若此後

人不一末章非缺典乎或謂大氣即體中之氣所以體中為心主宣布政令臣使之官賦而參之天運體中臣使但可盡寒暑燥濕風火六入之職必如太虛中空洞沕穆無可名象包舉地形永奠厥中始為大氣體中既為臣使之官有其職位矣是未可言大氣也或謂大氣即宗氣之別名宗者尊也主也十二經脈奉之為尊主也詎知宗氣與營氣衛氣分為三隆既有隨之可言即同六入地中之氣而非空洞無著之比矣體中之診即心包絡宗氣之診在左乳下原不與大氣混診也然則大氣於何而診之內經明明指出而讀者不察耳其謂上附工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者正其診也肺主一身之氣而治節行焉胸中包舉肺氣於無外故分其診於右寸主氣之天部耳金匱獨窺其微舉胸痺心痛短氣總發其義於一門有謂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形容水飲久積胸中不散傷其細氣之氣乃至心下堅大如盤邊蔽大氣不得透過祇從旁邊轉轉如旋杯之狀正舉空洞之位水飲占據為言其用桂枝去芍藥加麻黃附子以通胸中陽氣者陽主開陽感則有開無塞而水飲之陰可見腹耳其治胸痺心痛諸方率以薤白白酒為君亦通陽之義也若胸中之陽不虧可損其有餘則用枳朮湯足矣用枳必與朮各半可過損乎識此以治胸中之病寧不思過半乎人身神藏五形藏四合為九藏而胸中居一焉胸中雖不藏神及為五神之主孟子之善養浩然原思之歌聲若由金石其得全於天不受人損為何如今人多暴其氣而不顧迨病成復損其氣以求理如本草云枳殼損胸中至高之氣亦有明言何乃恣行無忌耶總由未識胸中為生元第一關耳特於辨息之餘補大氣論以明之

冥矣

○一明問病之法

問病論 附律一條

喻昌曰醫仁術也仁人君子必篤於情篤於情則視人猶己問其所苦自無不到之處古人開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誠以得其歡心則問者不覺煩病者不覺厭庶可講求本末而治無誤也如嘗貴後賤病名脫營營富後貧病名失精以及形志苦樂病同法異飲食起居失時過節憂愁思慮蕩志離魂所喜所惡氣味偏殊所宜所忌稟性迥異不問何以相體裁方耶所以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便者問其居處動靜陰陽寒熱性

卷之六

問病論

三

情之宜如問其為病熱則便於用寒問其為病寒則便於用熱之類所謂順而施之也人多偏執已見逆之則拂其意順之則加其病莫如之何然苟設誠致問明告以如此則善如彼則敗誰甘死亡而不降心以從耶至於受病情形百端難盡如初病口大渴久病口中和若不問而藥以常法治之罕不傷人乎如未病素脾約經病忽便利若不問而計日以施治罕不傷人乎如未病先有痼疾已病重添新患若不問而藥守成法治之罕不傷人乎如疑難証者意欲問不得其情他事間言反呈真面若不細問而急遽妄投罕不傷人乎病形篇謂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今之稱為工者問非所問設任其問病者欣然樂從及病增更醫亦復如是乃至侈復醫藥偶遇明者仍復不挽此宜委曲開導如對君父未可輒然自外也更可怪者無知戚友探問忘其愚陋強逞明能言虛事實指火種痰抑孰知其無責而易言耶坐令依傍迎合釀成末流無所底止良足悼矣吾徒其明以律己誠以動人共砥狂瀾乎律一條凡治病不問病人所便不得其情草草診過用藥無據多所傷殘醫之過也

○一明切脈之法

切脈論附律一條

喻昌曰脈者開天闢地生人之總司有常而不間斷者是故天有九垣三道而七政並行於其間若運璇璣者天之脈也地有九州四海而經脈會通於其間若施八索者地之脈也人有九藏六府十二經十五絡而營衛充灌於其間若環轉者人之脈也上古聖神首重切脈雖精微要渺莫不顯傳然以其精微要渺也後人轉慕轉失竟成不傳之絕學有志於切脈者必先凝神不分如學射者先學不瞬自為深造庶乎得心應手通於神明夫豈一蹴可幾然必下指部位分明盡破紛紜坦然由之無疑乃有豁然貫通之日否則童而習之白首不得徒以三指一按虛應故事可鄙孰甚且如心與小腸同診肺與大腸同診有識者咸共非之祇以指授無人未免姑仍其陋母亦謂心之脈絡小腸小腸之脈絡心肺之脈絡大腸大腸之脈絡肺較他府之不相絡者此為近之耶不知此可以論病機如心移熱於小腸肺移熱於大腸之類不可定部位也部位之分當求詳於素問而參合於靈樞部位一定胸中茅塞頓開指下精微畢透何快如之素問謂尺內兩候則李膈也尺外以候腎又裏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高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臍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

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又謂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胃人以候脾胃之氣中部之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

人以候心上部之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後人誰不讀之祇以六府茫無所屬不如叔

和之脈經顯明是以有晉至今幾千年江河不返也不知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二語已盡其義何自昔相傳之誤

耶參之靈樞面部所主五藏六府兼統無遺更何疑哉黃帝授雷公察色之訣謂庭者首面也庭者頤也頤也天庭也

應首面關上者咽喉也關在眉心眉心之上關中者肺也眉心中部之最下極者心也山根也兩目之間心居直下者

肝也肝在寸之下為鼻柱即年壽也肝左者膽也左應膽在年壽左右下者脾也年壽之下準頭屬土居面之中故以應脾

方上者胃也準頭兩傍迎香之上鼻樑是也脾與胃中央者大腸也面肉之中央迎香之外挾大腸者腎也挾大腸者

四藏皆一推賢有兩四藏居腹背腎附於上方上應胃中央者大腸也面肉之中央迎香之外挾大腸者腎也挾大腸者

春故四藏決於中央而腎獨應於兩頰當腎者脾也腎與膽對故當面王以上者小腸也兩頰故面王之上兩頰之內

小腸之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面王以下者人中中也應觀面色五藏六府之應迎香外額骨下為大腸之應面王以上

為小腸之應面王以下為膀胱子處之應合之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推論其位置一一可得指明之矣左尺為

天一所生之水水生肝木木生君火君火生右尺相火相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五藏定位原不殊但小腸當候之於

右尺以火從火也大腸當候之於左尺以金從水也三焦屬火亦屬於右腎膀胱屬水亦候於左腎一尺而水火兩分

一藏而四府兼屬乃天然不易之至道蓋胸中屬陽腹中屬陰大腸小腸膀胱三焦所傳渣滓水液濁氣皆陰惟腹中

可以位置非若胃為水穀之海清氣在上膽為決斷之官靜藏於肝可得位之於中焦也至於上焦重重高膜遮蔽清

虛之宇蓮花之藏惟心肺得以居之而諸府不預焉所為兩首之上中有父母者是也心為陽父也肺為陰母也心主

血肺主氣共營衛於週身非父母而何然心君無為而治肺為相傳華蓋而覆於心上以布胸中之氣而變理其陰陽

膻中為臣使包裹而絡於心下以寄喉舌之司而宣布其政令是心包為包裹心君之膜而非府矣第心火寂然不動

動而傳之心胞即合相火設君火不動不過為相火之虛位而已三焦之火傳入心胞即為相火設三焦之火不上亦

不過為相火之虛位而已素問謂手少陽與心主為表裏靈樞謂手厥陰之脈出厥心包絡下高應絡三焦手少陽之

脈散絡心包合心主正見心包相火與手少陽相火為表裏故應絡於上下而兩相輸應也心君大寧則相火安然不

而膻中喜樂出焉心君擾亂則相火倉然從之而百度改其常焉心包所主二火之出入關係之重如此是以亦得

而膻中喜樂出焉心君擾亂則相火倉然從之而百度改其常焉心包所主二火之出入關係之重如此是以亦得

而膻中喜樂出焉心君擾亂則相火倉然從之而百度改其常焉心包所主二火之出入關係之重如此是以亦得

而膻中喜樂出焉心君擾亂則相火倉然從之而百度改其常焉心包所主二火之出入關係之重如此是以亦得



手經之一。而可稱為府耳。夫豈六府之外。更添一府哉。至若大腸小腸。濁陰之最者。乃與心肺同列。混地獄於天堂。安乎不寧。豈有濁氣上干。三焦交亂。尚可稱為平人乎。敢者之為法。一洗從前之陋。律一條。凡診脈。不求明師傳授。徒遵往法圖一。獲以病試手。醫之過也。

○一明合色脈之法

合色脈論附辨脈十法

喻昌曰。合色脈之法。聖神所首重。治病之權輿也。色者目之所見。脈者手之所持。而合之於非手非目之間。總以靈心為質。內經云。上古使儼質。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是則色脈之要。可通神明。直以之。下合五行休王。上副四時往來六合之間。八風良垢。不離常候。咸可推其變化。而前知。况人身病機乎。又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脈。此上帝之所貴。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是色之變化於精明之間者。合之四時之脈。辨其臧否。蚤已得生死之徵兆。故能常遠於死而近於生也。常遠於死而近於生。甯不足貴乎。其謂善診者。察色按脈。先辨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觀權衡規矩。按尺寸。觀浮沉滑澁。而知病所生。是由色脈。以參合於視息聽聲。相時而求病所在之高下中外矣。精矣微矣。要不可為中人以下者道也。是以有取於上。工中工。下工三等。上工十全九。中工十全七。下工十全六。故云。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脈者。不待於色。又根本枝葉之分矣。然必能兼合三者而兼行之。更為本末皆得之上工也。合之維何。五藏之色。在王時見者。春蒼夏青秋白冬黑。五藏所主外榮之常。白當肺當皮。赤當心當脈。黃當皮當肉。青當肝當筋。黑當腎當骨。五藏之脈。春弦夏鈞。秋毛冬石。強則為太過。弱則為不及。四時有胃曰平。胃少曰病。無胃曰死。有胃而反見所勝之脈。甚者今病微者。至其所勝之時而病。合其色脈而互推之。此非顯明易遵者乎。仲景亦出方便法門。謂寸口脈動者。因其王時而動。假令肝色青而反白。非其時。色脈見皆當病。蓋兩手太陰經之脈。總稱寸口。因其王時而動者。肝王色青。其脈之動當微弦。設反見赤色。反得毛脈。至其所不勝之時而死矣。惟木王之色。脉青而且弦。為得春令之正。此外不但白色毛脈為鬼賊。即見赤黃黑之色。得鈞代石之脈。皆當主病。特有輕重之分耳。內經言法已詳。仲景復以金鉞度之。學者不可不明哉。律一條。凡治病。合色脈。參五者。驗得此失。彼得偏遺。全祇名粗工。臨證模糊。未具手眼。醫之罪也。

一明營衛之法

營衛論附律二條

喻昌曰營衛之義聖神所首重也。靈樞謂宗氣積于上焦，營氣出於中焦，衛氣出於下焦，謂其所從出之根柢也。衛氣根於下焦，陰中之微陽，行至中焦，從中焦之有陰有陽者，升於上焦，以獨升陽氣是衛氣本清陽之氣，以其出於下焦之濁陰，故謂濁者為衛也。人身至平旦，陰盡而陽獨治，且開，則其氣上行於頭，出於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故衛氣晝日外行於足太陽經，所謂陽氣者，一日而主外，猶太陽之經穴，上出為行次，又謂太陽主外也。衛氣濃厚，不隨上焦之宗氣同行經隧，而自行各經皮膚分肉之間，以衛行脈外，溫分肉而充皮膚，肥腠理而司開闔也。營氣根於中焦，陽中之陰，行至上焦，隨上焦之宗氣降於下焦，以生陰氣是營氣本濁陰之氣，以其出於上焦之清陽，故謂清者為營也。營氣靜專，必隨上焦之宗氣同行經隧，始於手太陽肺經大淵穴，而行手陽明大腸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陰腎經，手厥陰心胞絡，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足厥陰肝經，而又始於手太陽肺經，故謂太陽主內，營行脈中也。衛氣晝行於陽二十五度，當其王，即自外而入，交於營，營氣夜行於陰二十五度，當其王，即自內而出，交於衛，其往來貴注並行不悖，無時或息。營中有衛，衛中有營，設分之為二，安所謂同條共貫之妙耶。營衛一有偏勝，其患即不可勝言。衛偏勝則身熱，熱則腠理開，喘麤為之，俯仰汗不出，當乾煩免，營偏勝則身寒，寒則汗出身常清，數凍而厥，衛偏衰則身寒，營偏衰則身熱，雖亦如之，然必有間矣。若夫營衛之氣不行，則水漿不入，形體不仁，營衛之氣之除，則精氣弛壞，神去而不可復收，是以聖人陳陰陽，筋脈和同，骨髓堅固，氣血皆從，如是則內外調和，邪不能害，耳目聰明，氣立如故，可見調營衛之義為人身之先務矣。深維其機，覺衛氣尤在所先焉。經謂陽氣破散，陰氣乃消亡，是衛氣者，保護營氣之金湯也。謂審察衛氣為百病母，是衛氣者，出納病邪之喉舌也。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施其扶陽抑陰，無所不至，仙道亦然。噫嘻，鼻氣通於天者也，口氣通於地者也，人但知以口之氣養營，不知道者以鼻之氣養衛，營者不免綴口傷生，養衛者服天氣而通神明，兩者之月異而歲不同也，豈願問哉。

〔附答營衛五問〕問：衛氣晝行陽二十五度，豈至夜而伏耶？營氣夜行陰二十五度，豈至晝而伏耶？曰：人身晝夜循環不息，只一氣耳。從陰陽而分言之，二氣盡為陽，則衛氣主之，夜為陰，則營氣主之。衛氣夜行於陰，營氣晝行於陽，不

當其主則不得而主之取譬如日月之行原無分於晝夜而其經天之度則各有分矣 問營行脈中衛行脈外果孰為之分限耶曰此義前論中已明之矣更推其說天包地陽包陰氣包血自然之理也營衛同行經脈中陰自在內為陽之守陽自在外為陰之護所謂並行不悖也兵家安營將帥自然居中士卒自然衛外男女居室男自正位乎外女自正位乎內聖神亦只道其常耳 問二十二難謂經言脈有是動有所生病一脈變為二病其義至今未解曰此正論營衛主病先後也一脈變為二病者同一經脈病則變為二變深不同也邪入之淺氣留而不行所以衛先病也及邪入漸深而血壅不濡其營乃病則營病在衛病後矣使衛不先為是動而營何自後所生耶至神景傷寒論太陽經一日而主外分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而出脈證及治百種之變精義入神功在軒岐之上問居常調衛之法若何曰每至日西身中陽氣之門乃閉即當加意護護勿反開之經謂暮而此拒毋擾筋骨毋見霧露隱括調衛之義已悉收者收藏神氣於內也拒者捍拒邪氣於外也如晨門者昏開明啟尚何暮客之虞哉即使達年之虛遇月之空身中之氣自固虛邪亦何能中人耶 問奇經之病亦關營衛在曰奇經所主雖不同正經之病其關於營衛則一也其陰不能維於陰長然自夫志者營氣弱也陽不能維於陽溢不能自失持者衛氣衰也陽維為病苦寒熱者邪入衛而主氣也陰維為病苦心痛者邪入營而主血也經所謂肺衛心營者是也陰蹻為病陽緩而陰急陽病而陰不病也陽蹻為病陰緩而陽急陰病而陽不病也此等病多於正病中兼見之惟識其為營衛之所受也則了無疑惑矣蓋人身一氣周流無往不貫十二經脈有營衛奇經八脈亦有營衛奇經附屬於正經界中者得以同時並注也繇陽維陰維陽蹻陰蹻推之衛脈之縱行也帶脈之橫行也任脈之前行也督脈之後行也孰非一氣之流行耶一氣流行即得分陰分陽矣營衛之義亦何往而不貫哉 律二條 凡營病治衛衛病治營與夫真邪不別輕病重治重病輕治顛倒誤人醫之罪也 凡醫不能察識營衛受病淺深虛實寒熱先後之變白首有如童稚不足教也

○一明絡脈之法 律一條

### 絡脈論

俞昌曰十二經脈前賢論之詳矣而絡脈則未之及亦缺典也經有十二絡亦有十二絡者究絡之義即十二經之外

球也。復有胃之大絡，脾之大絡，及奇經之大絡，則又外球之通界。皇華出入之絡，達也。故又曰：絡有十五，高十二經生十二絡。十二絡生一百八十系絡，系絡生一百八十纏絡，纏絡生三萬四千孫絡。自內而生出者，愈多則愈小。稍大者在俞穴，肌肉間營氣所主。外廓絲是出諸皮毛，方為小絡。方為衛氣所主，故外邪從衛而入，不遽入於營。亦以絡脈纏絆之也。至絡中邪盛，則入于營矣。故曰：絡盛則入於經，以營行經脈之中故也。然風寒六淫外邪，無形易入。絡脈不能禁止，而盛則入於經矣。若營氣自內所生諸病，為血為氣，為疾飲，為積聚，種種有形，勢不能出於絡外。故經盛入絡，絡盛返經，留連不已。是以有取於砭射，以決出其絡中之邪。今醫不用砭射，已不足與言至巧。而用藥之際，不加引經透絡，功效羈遲，安得稱為良工耶。至若三部九候內經原有定位，王叔和以相絡之故，大小二腸候之於上，心主之脈候之於下，而不知絡脈所主者外，所關者小。雖是系絡，未稟相通，未可定其診象。况水穀變化濁穢之府，去膈上父母清陽之藏，重重脂膜遮蔽，其氣迥不相通，豈可因外絡連屬，反謂右寸之清陽上浮者為大腸脈，沉者為肺脈。經所謂藏真高於肺者，乃藏真高於大腸矣。周身之治節，渾是大腸主之矣。左寸之浮者為小腸脈，沉者為心脈，水中污泥，反浮於蓮花之上，有是理乎。夫心胞之脈，裏顯乎心，代君主行事。正如宰相統攝政府，即當從左寸候之。若分屬右尺，與三焦同位，忽焉入閣辦事，忽焉遠竄遐荒，一日萬幾，舍道俎而從事道路乎。切脈論中，已定其診。今再論及，恐妄常者不加深察耳。唯是經有十二絡，有十五難經，以陽蹻陰蹻脾之大絡，共為十五絡。遂為後世定名。反遺內經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膈絡肺，喫緊一段。後人不取，翻越人之案，遂謂當增為十六絡。是十二經當四大絡矣。豈不究乎。昌謂陽蹻陰蹻二路之名，原誤。當是共指奇經為一大絡也。蓋十二經各有一絡，共十二絡矣。此外有胃之一大絡，脾胃下直貫陰盲，統絡諸絡脈於上。復有脾之一大絡，繇脾外橫貫膈腹，統絡諸絡脈於中。復有奇經之一大絡，繇奇經理貫諸經之絡，於周身上下。蓋十二絡以絡其經，三大絡以絡其絡也。難經原有絡脈滿溢，諸經不能復拘之文。是則八奇經出於十二經脈之外，經脈不能拘之，不待言矣。高當推奇經之義，督脈督諸陽而行於背，任脈任諸陰而行於前，不相絡也。衝脈直衝於胸中，帶脈橫束於腰際，不相絡也。陽蹻陰蹻，同起於足跟，一循外踝，一循內踝，並行而闔其捷，全無相絡之意。陽維陰維，一起於諸陽之會，一起於諸陰之文。名雖曰維，乃是陽自維其陽，陰自維其陰，非交相維絡也。設陽蹻陰蹻，可言二絡，則陽維陰維，更可言二絡矣。督任衝帶，俱可共言八絡矣。難經又云：奇經之脈，如溝渠滿溢，流於深



湖故聖人不能圖是則奇經明等之絡。夫豈有江河大經之水擬諸溝渠者哉。難經又云人脈隆盛入於八脈而不環周。故十二經亦不能拘之。溢蓄不能環流灌溉諸經者也。全是經盛入絡。故溢蓄止在於絡。不能環溉諸經也。然則奇經共為一大絡。夫復何疑。

〔律一條〕凡治病不明藏府經絡開口動手便錯不學無術急於求售醫之過也。甚有文過飾非欺人欺天甘與下鬼同趣者。此宵人之尤不足罪也。

〔附答內經十問〕問逆春氣則傷肝。夏為寒變。此何病也。曰寒變者。夏月得病之總名也。緣肝木弗榮不能生其心火。至夏心火當旺反衰。北方腎水得以上陵。其候掩抑而不光明。收引而不發。靈得食則飽悶。遇事則狐疑。下利奔逸。慘然不樂。甚者戰慄如喪神守。證與啟玄子益火之源以消陰翳。似同而實大異。蓋彼所謂益火之源者。王君相二火而言。非用黃連即用桂附。而此所謂益火之源者。全在食舒肝木之鬱。過與黃連桂附絕不相干也。問逆秋氣則傷肺。冬為飢泄。與春傷於風。夏生飢泄有別否。曰傷風而飢泄以風為主。風者東方木也。傷肺而飢泄以肺為主。肺者西方金也。其候各異。安得比而同之。風邪傷人必入空竅而空竅惟腸胃為最。風既居於腸胃。其導引之機。如順風揚帆。不俟脾之運化。食入即出。以故飢已即泄也。不知者以為脾虛完穀不化。如長夏洞泄寒中。及冬月飢泄之泄。反以補脾剛燥之藥。助風性之勁。有泄無已。每至束手無策。倘知從春令治之。用桂枝風從肌表而出。一二劑而可愈也。而秋月之傷肺。傷於肺之燥也。與秋傷於燥。冬生咳嗽同是一病。但在肺則為咳嗽。在大腸則為飢泄。所謂肺移熱於大腸。久為腸澼者。即此病也。但使肺熱不傳於大腸。則飢泄自止。不知者惟務止泄。以燥益燥。吾目中所見諸大老之誤。屢歷可指也。竟哉。問逆冬氣則傷腎。春為痿厥。同一病乎。曰痿自痿。厥自厥。本是二病。然痿者必至於廢。厥者必至於痿。究竟是一病也。但肝氣可持。則痿病先見。筋脈未損。則厥病先見。耳肝主筋。肝病則筋失所養。加以風有筋患。厥必忽然而痿矣。肝氣以條達為順。素多鬱怒。其氣不條達而橫格。漸至下虛上盛。氣高不返。眩暈不知人而厥矣。厥必氣通始甦也。此皆及時失養藏之道。正氣不足之病。與治痰治風絕不相干。治痰與風虛者益虛矣。一味培補腎水生津養血。聽其筋自柔。和肝自條達可也。若精枯氣削亦難為矣。問秋傷於濕。上逆而致發為痿厥。與逆冬氣則傷腎。春為痿厥有別否。曰此痿厥與春月之痿厥大異。秋傷於濕。吾已力辨其為